



醒世姻缘传

(上)

清

西周生

著



珠海出版社





醒世姻缘传

(上)

〔清〕

西周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醒世姻缘传. 上 / (清) 西周生著. —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8.1

(中华古典名著·家庭书斋)

ISBN 978-7-80689-685-3

I. 醒… II. 西…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6299 号

责任编辑 曹琨

封面设计 郭炜

图书策划 亮度图书

醒世姻缘传 (上)

(清) 西周生 著

出版 / 珠海出版社

地址 / 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三层

邮编 / 519001

印刷 /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

版次 / 200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 787 × 1092 1/16

总印张 / 228.75

总字数 / 4680 千字

书号 / ISBN 978-7-80689-685-3

总定价 / 199.00 元(全十册)



导 读

《醒世姻缘传》又名《恶姻缘》，是一部共一百回，长达百万字的白话小说。原署名“西周生辑著”。

《醒世姻缘传》以明代前期（正统至成化年间）为背景，写了一个两世姻缘、轮回报应的故事。它以描写一个家庭为中心，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比较尖锐和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小说以平民家庭生活为其主要内容，其中对惧内现象的描写尤为精彩。惧内现象昭示着男权文化的式微及妇道教化的失败，也体现了妇女对低下社会地位的不满，以及对一夫多妻制的反抗。而作者对“悍妇”的丑化、兽化，对其悍恶行为的极度夸张，正泄露了男权社会的恐惧与无奈。

全书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文笔汪洋恣肆，语言流利通畅，人物描写幽默诙谐，个性分明，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实属少见。《醒世姻缘传》是用山东中部方言写成的。叙述语言，特别是人物对话，夹有许多方言土语。

《醒世姻缘传》的主题思想非常明确：通过说因果报应来劝人为善，这没有什么高明的地方。但除此以外，它另有不可忽视的价值。这部小说同《金瓶梅》一样，是以家庭生活为中心的“世情书”，虽然两世轮回的故事框架是虚妄的，但其具体内容则有许多写实成分，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古典小说向非传奇化方向的转变。它的故事，有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小说反映了封建时代家庭中一个尖锐的问题，即虽然古代向来有针对妇女的“七出”之条，但实际上，因婚姻牵涉到社会的安定、家族之间的关系，离异也是很困难的，因而，无论怎样的“恶姻缘”，往往也只能维持下去，纳妾制度实际是为维持婚姻而对男性的一种补偿。这样，夫妻再加上妾之间常常形成势若仇人的尖锐矛盾，乃至彼此虐待。女性受男性虐待固然是最常见的，而同时也存在女性对男性以及女性彼此之间的虐待。小说中对几个“悍妇”的描写不免有些夸张，但从一个过去小说很少涉及的视角确实反映了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所造成的家庭与个人的灾难。而且，她们的所谓“悍妒”，有些地方实际上表现了妇女的正当要求。第二，这部小说虽是以家庭生活为中心，所涉及的社会生活层面却是十分广阔，书中写到的人物，上至朝廷官府，下及市井小民，形形色色，无不收入笔下；书中描写的社会景象，有官场中的贪贿，科举中的舞弊，奸商的掺假牟利，地痞的胡作非为，以及宗族之间、家庭成员之间的利益争夺，都写得很有真实感，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

目 录

第 一 回	晁大舍围场射猎	狐仙姑被箭伤生	6
第 二 回	晁大舍伤狐致病	杨郎中卤莽行医	12
第 三 回	老学究两番托梦	大官人一意投亲	17
第 四 回	童山人胁肩谄笑	施珍哥纵欲崩胎	23
第 五 回	明府行贿典方州	戏子恃权驱吏部	29
第 六 回	小珍哥在寓私奴	晁大舍赴京纳粟	35
第 七 回	老夫人爱子纳娼	大官人弃亲避难	41
第 八 回	长舌妾狐媚惑主	昏监生鹮突休妻	47
第 九 回	匹妇含冤惟自缢	老嫖报怨狠投词	55
第 十 回	恃富监生行贿赂	作威县令受苞苴	61
第 十 一 回	晁大嫂显魂附话	贪酷吏见鬼生疮	67
第 十 二 回	李观察巡行收状	褚推官执法翻招	73
第 十 三 回	理刑厅成招解审	兵巡道允罪批详	81
第 十 四 回	囹圄中起盖福堂	死囚牢大开寿宴	87
第 十 五 回	刻薄人焚林拔草	负义汉反面伤情	92
第 十 六 回	义士必全始全终	哲母能知亡知败	98
第 十 七 回	病疟汉心虚见鬼	黥货吏褫职还乡	104
第 十 八 回	富家显宦倒提亲	上舍官人双出殡	110
第 十 九 回	大官人智奸匹妇	小鸦儿勇割双头	115
第 二 十 回	晁大舍回家托梦	徐大尹过路除凶	122
第二十一回	片云僧投胎报德	春莺女诞子延宗	129
第二十二回	晁宜人分田睦族	徐大尹悬扁旌贤	135
第二十三回	绣江县无儆薄俗	明水镇有古淳风	143
第二十四回	善气世回芳淑景	好人天报太平时	149

第二十五回	薛教授山中占籍	狄员外店内联姻	154
第二十六回	作孽众生填恶贯	轻狂物类凿良心	160
第二十七回	祸患无突如之理	鬼神有先泄之机	165
第二十八回	关大帝泥胎显圣	许真君撮土救人	171
第二十九回	冯夷神受符放水	六甲将按部巡堤	177
第三十回	计氏托姑求度脱	宝光遇鬼报冤仇	183
第三十一回	县大夫沿门持钵	守钱虏闭户封财	190
第三十二回	女菩萨贱泉赈饥	众乡宦愧心慕义	195
第三十三回	劣书生厕上修桩	程学究裤中遗便	201
第三十四回	狄义士掘金还主	贪乡约婪物消灾	208
第三十五回	无行生赖墙争馆	明县令理枉伸冤	214
第三十六回	沈节妇操心守志	晁孝子割股疗亲	220
第三十七回	连春元论文择婿	孙兰姬爱俊招郎	226
第三十八回	连举人拟题入彀	狄学生唾手游庠	232
第三十九回	劣秀才天夺其魄	忤逆子孽报于亲	238
第四十回	义方母督临爱子	募铜尼备说前因	245
第四十一回	陈哥思妓哭亡师	魏氏出丧作新妇	252
第四十二回	妖狐假恶鬼行凶	乡约报村农援例	258
第四十三回	提牢书办火烧监	大辟囚姬蝉脱壳	264
第四十四回	梦换心方成恶妇	听撒帐早是痴郎	270
第四十五回	薛素姐酒醉疏防	狄希陈乘机取鼎	277
第四十六回	徐宗师岁考东昌	邢中丞赐环北部	283
第四十七回	因诈钱牛栏认犊	为剪恶犀烛降魔	289
第四十八回	不贤妇逆姑殴婿	护短母吃脚遭拳	296
第四十九回	小秀才毕姻恋母	老夫人含饴弄孙	302
第五十回	狄贡士换钱遇旧	臧主簿瞎话欺人	308

第一回

晁大舍围场射猎
狐仙姑被箭伤生

公子豪华性，风流浪学狂。
律身无矩度，泽口少文章。
选妓黄金贱，呼朋绿蚁忙。
招摇盘酒肆，叱咤闹围场。
冶服貂为饰，军妆豹作裳。
调词无雪白，评旦有雌黄。
恃壮能欺老，依强惯侮良。
放利兼渔色，身家指日亡！

圣王之世，和气熏蒸，生出一种麒麟仁兽：雄者为麒，雌者为麟。那麒麟行路的时候，他拣那地上没有生草的去处，没有生虫的所在，方才践了行走，不肯伤害了一茎一草之微，一物一虫之性。

这麒麟虽然是圣王的祥瑞，毕竟脱不了禽兽之伦。人为万物之灵，禀赋天之灵根善气而生。天地是我的父母，万物是我的同胞，天地有不能在万物身上遂生复性的，我还要赞天地的化育。所以那样至诚的圣人，不特己成人，还要陶成万物，务使夭乔蠢动，物物得所，这才是那至诚仁者的心肠。若是看得万物不在我胞与之内，便看得人也就在我一膜之外，那还成个大人？

所以天地间的物，只除了虎狼性恶，恨他吃人；恶蛇毒蝎，尾能螫人；再有老鼠穴墙穿屋，盗物窃粮，咬坏人的衣服书籍；再是蝇蚊能嚼肤败物。这几般毒物，即使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面前，也要活活敲死，却也没甚罪过。

若除此这几种恶物，其余飞禽走兽，鳞介昆虫，无害于人，何故定要把他残害？人看他是异类，天地看来都是一样生机。也不必说道那鸟衔环、狗结草、马垂缰、龟献宝的故事，只说君子体天地的好生，此心自应不忍。把这不忍的心扩充开去，由那保禽兽，渐至保妻子，保百姓。若把这忍心扩充开去，杀羊不已，渐至杀牛；杀牛不已，渐至杀人；杀人不已，渐至如晋献公、唐明皇、唐肃宗杀到亲生的儿子。不然，君子因甚却远庖厨？正是要将杀机不触于目，不闻于耳，涵养这方寸不忍的心。所以人家子弟，做父母兄长的务要从小葆养他那不忍的孩心，习久性成，大来自不戕忍，寿命可以延长，福祿可以永久。

当初山东武城县有一个上舍，姓晁名源。其父是个名士，名字叫做晁思孝，每遇两考，大约不出前第。只是儒素之家，不过舌耕糊口，家道也不甚丰腴。将三十岁生子晁源，因系独子，异常珍爱。渐渐到了十六七岁，出落得唇红齿白，目秀眉清。真是：

何郎傅粉三分白，荀令留裾五日香。

只是读书欠些聪明，性地少些智慧。若肯把他陶熔训诲，这铁杵也可以磨成绣针。无奈

其母固是溺爱，这个晁秀才爱子更是甚于妇人。十日内倒有九日不读书，这一日还不曾走到书房，不住的丫头送茶、小厮递果，未晚迎接回家。如此蹉跎，也还喜得晁源伶俐，那“上大人孔乙己”还自己写得出来。后来知识渐开，越发把这本《千字文》丢在九霄云外，专一与同班不务实的小朋友游湖吃酒，套雀钓鱼，打围捉兔。晁秀才夫妇不以为非。幸得秀才家物力有限，不能供晁源挥洒，把他这飞扬恣越的性子倒也制限住几分。

晁秀才连科不中，刚刚挨得岁贡出门。那时去国初不远，秀才出贡，作兴旗扁之类，比如今所得的多；往京师使费，比如今所用的少；因此手头也渐从容，随与晁源娶了计处士的女儿计氏为妻。晁秀才与儿子毕姻以后，自己随即上京廷试。那时礼部大堂缺官，左侍郎署印。这侍郎原做山东提学，晁秀才在他手内考过案首。见了晁秀才，叙了些阔，慰安了几句，说道：“你虽然不中，如今年纪不甚大，你这仪表断不是个老教授终身的。你如今不要廷试，坐了监，科他一遍科举；中了更好，即不中，考选有司，也定然不在人下。况我也还有几年在京，可以照管着你。”

晁秀才听了这篇说话，一一依从。第二年，进了北场，揭了晓，不得中，寻思道：“老师望我中举，举既不得中，若不趁他在京，急急考就了官，万一待他去了，没了靠山，考一个州县佐贰，读书一场，叫人老爷，磕头参见，这也就苦死人了！”遂与侍郎说了这个实情。侍郎也深以为然。晁秀才随赴吏部递了呈，投了卷。吏部司官恰好也是侍郎的门生，侍郎预先嘱托了，晁秀才方才同众赴考。出的题目是“有民人焉，有社稷焉”。

晁秀才本来原也通得，又有座师的先容，发落出来，高高取中一名知县。晁秀才自家固是欢喜，侍郎也甚有光彩。晁秀才又思量道：“我虽是考中了知县，缺的美恶就如天上地下一般，何不趁老师在京，急急寻个好地方选了？又待何时！”随即挖了年，上了卯。怎当他造化来到，冢宰缺员，把礼部左侍郎推了吏部尚书。次年四月大选，晁秀才也不用人情，也不烦央浼，竟把一个南直隶华亭县的签，单单与晁秀才掣着。

这个华亭是天下有名的大县，甲科中用许多物力谋不到手的。晁秀才气也不呵一口，轻轻得了。报到家中，亲戚朋友那个肯信？说：“这个华亭县，自古以来都是进士盘踞住的，那有岁贡得的？”报喜人嚷街坊，打门扇，要三百两，闹成一片。不两日，见了邸报，却道真真不差！将报子挂了红，送在当日教学的书房内供给，写了一百五十两的谢票，方才宁贴。

武城县这些势利小人听见晁秀才选了知县，又得了天下第一个美缺，恨不得将晁大舍的卵脬扯将出来，大家扛在肩上；又恨不得晁大舍的屁股撅将起来，大家舐他的粪门。有等下户人家，央亲傍眷，求荐书，求面托，要投做家人。有那中户人家，情愿将自己的地土，自己的房屋，献与晁大舍，充做管家。那城中开钱桌的，放钱债的，备了大礼，上门馈送。开钱桌的说道：“如宅上用钱时，不拘多少，发帖来小桌支取。等头比别家不敢重，钱数比别家每两多二十文。使下低钱，任凭拣换。”那放债的说道：“晁爷新选了官，只怕一时银不凑手。”这家说道：“我家有银二百。”这家说道：“我家有三百，只管取用。利钱任凭赐下。如使的日子不多，连利钱也不敢领。”又有亲眷朋友中，不要利钱，你三十，我五十，络绎而来。

这个晁大舍原是挥霍的人，只因做了穷秀才的儿子，叫他英雄无用武之地。想起昔

日向钱铺赎一二百文，千难万难，向人借一二金，百计推脱，如今自己将银钱上门送来，连文约也不敢收领，这也是他生来第一快心的事了！送来的就收，许借的就借。来投充的，也不论好人歹人，来的就收。不十日内，家人有了数十名，银子有了数千两。日费万钱，俱是发票向各钱桌支用。用了二百五十两银买了三四好马，又用了三百两买了六头走骡，进出骑坐，买绫罗、制器皿，真是钱可通神！不上一月之内，把个晁大舍竟如在槐安国做了驸马的一般。随即差了一个旧小厮晁书，带了四个新家人祝世、高升、曲进才、董重，携了一千两银子，进京伺候晁秀才使用。

晁秀才选了这等美缺，那些放京债的人每日不离门缠扰，指望他使银子，只要一分利钱，本银足色纹银，广法大秤称兑。晁秀才一来新选了官，况且又是极大的县，见部堂，接乡宦，竟无片刻工夫做到借债的事，日用杂费也有一班开钱铺的愿来供给，所以不甚着急。

应酬少有次序，晁书领了四个家人，携了一千两银子，刚刚到京。有了人伺候，又有银子使用，买尺头，打银带，叫裁缝，镶茶盏，叫香匠作香，刻图书，钉幞头革带，做朝祭服，色色完备。对月领了文凭，往东江米巷买了三顶福建头号官轿，算计自己、夫人、大舍乘坐，又买了一乘二号官轿与大舍娘子计氏乘坐，俱做了绒绢帷幔。买了执事，刻了封条，顺便回家到任。家主不在家，家中尚且万分气势，今正经贵人到了，这煊赫是不消说起的了。接风送行，及至任中，宦囊百凡顺意，这都不为烦言碎语。

且说晁大舍随了父亲到任，这样一个风流活泼的心性，关在那县衙里边，如何消遣？倒有一个幕宾，姓邢，河南洧川县人，名字叫做邢宸，字皋门，是个有意思的秀才。为人倜傥不羁，遇着有学问、有道理的人，纵是贫儒寒士，他愈加折节谦恭；若是那等目不识丁的、村气射人的，就是王侯贵戚，他也只是外面怕他，心内却没半分诚敬。晁大舍道自己是个公子，又有了银钱，又道邢生是他家幕客，几乎拿出“伯颜大叔侍文章”的脸来。那邢生后来做到尚书的人品，你道他眼里那里有你这个一丁不识的佳公子！所以晁大舍一发无聊，在华亭衙内住了半年光景，卷之万金，往苏州买了些不在行玩器，做了些犯名分的衣裳，置了许多不合款的盆景，另雇了一只民座船，雇了一班鼓手，同了计氏回家。

向日那些旧朋友都还是昔日的晁大舍，苦绷苦拽，或当借了银钱，或损折了器服，买了礼，都来与晁大舍接风，希图沾他些资补。谁知晁大舍道这班人肩膀不齐了，虽然也还勉强接待，相见时，大模大样，冷冷落落，全不是向日洽谈的模样。一把椅朝北坐下，一双眼看了鼻尖，拿官腔说了两句淡话，自先起身，往外一拱。众人看了这个光景，“稍瓜打驴”，不免去了半截。那些新进的家人见了主人这个意思，后来这伙人再有上门的，也就不得其门而入了。况又六千两银子买了姬尚书家大宅，越发“侯门深似海，怎许故人敲”。

这些故友不得上门，这还是“贵易交”的常情，又寻思“富易妻”起来。那个计氏，其父虽然是个不曾进学的生员，却是旧家子弟。那计氏虽身体不甚长大，却也不甚矮小；虽然相貌不甚轩昂，却也不甚寝陋；颜色不甚莹白，却也不甚枯黯；下面虽然不是三寸金莲，却也不是半朝鸾驾。那一时，别人看了计氏倒也是寻常，晁大舍看那计氏却是天香国色。计氏恃宠作娇，晁大舍倒有七八分惧怕。

如今计氏还是向来计氏，晁大舍的眼睛却不是向来的眼睛了，嫌憎计氏鄙琐，说道：“这等一个贫相，怎当起这等大家！”又嫌老计父子村贫，说道：“不便向高门大宅来往。”内里有了六七分的厌心，外边也便去了二三分的畏敬。那计氏还道是向日的丈夫，动起还要发威作势，开口就骂，起手即打。骂时节，晁大舍虽也不曾还口，也便睁了一双眼怒视。打时节，晁大舍虽也不敢还手，也便不像往时遇杖则受，或使手格，或竟奔避。后来渐渐的计氏骂两句，晁大舍也便得空还一句；计氏赶将来采打，或将计氏乘机推一交，攘两步。渐渐至于两相对骂，两相对打。后来甚至反将计氏打骂起来。往时怕的是计氏行动上吊，动不动就抹颈，轻则不许入房，再不然，不许上床去睡。这几件，如今的晁大舍都不怕了，恨不得叫计氏即时促灭了，再好另娶名门艳女。那怕你真个悬梁刎颈，你就当真死了，那老计的父子也来奈不动他。若说到念经发送，这只当去了他牛身上一根毛尾。他往时外边又没处去，家中只得一间卧房，卧房中只得一床铺盖，不许入房，不许同睡，这也就难为他了。他如今到处书房，书房中匡床罗帐，藤簟纱衾；无非暖阁，暖阁内红炉地炕，锦被牙床。况有一班女戏常远包在家中，投充来清唱龙阳，不离门内。不要说你闭门不纳，那计氏就大开了门，地下洒了盐汁，门上挂了竹枝，只怕他的羊车也还不肯留住。所以计氏也只待“张天师抄了手，没法可使了”。

计氏的胆不由的一日怯一日，晁大舍的心今朝放似明朝。收用了一个丫头，过了两日，嫌不好，弃吊了。又使了六十两银子取了一个辽东指挥的女儿为妾，又嫌他不会奉承，又渐渐厌绝了。每日只与那女戏中一个扮正旦的小珍哥大热。

这个小珍哥，人物也不十分出众，只是唱得几折好戏文。做戏子的妓女甚是活动，所以晁大舍万万宠爱。托人与忘八说情，愿不惜重价，要聘娶珍哥为妾，许说计氏已有五六分的疾病，不久死了，即册珍哥为正。珍哥也有十分要嫁晁大舍的真心。只是忘八作势，说道：“我这一班戏通共也使了三千两本钱，今才教成，还未赚得几百两银子回来。若去了正旦，就如去了全班一样了，倒不如全班与了晁大爷，凭晁大爷赏赐罢了。”又着人往来说合。媒人打夹帐，家人落背弓，陪堂讲谢礼，那“羊毛出在羊身上”，做了八百银子，将珍哥娶到家中。

那计氏虽也还敢怒敢言，当不起晁大舍也就敢为敢做。计氏不肯降心，珍哥不肯逊让，晁大舍虽然有财有势，如此家反宅乱，也甚不成人家。听了陪客董仲希计策，另收拾了一处房子，做衣裳，打首饰，拨家人，买婢妾，不日之间，色色齐备，将珍哥居于其内。晁大舍也整月不进计氏内边去了。渐渐至于缺米少柴，反倒珍哥手内讨缺，计氏也只好“哑子吃了黄柏味，难将苦口向人言”。

一日，正是十一月初六冬至的日子，却好下起雪来。晁大舍叫厨子整了三四桌酒，在留春阁下生了地炉，铺设齐整，请那一班富豪赏雪。渐渐众客齐集拢来，上了座。那一班女子弟俱来斟酒侑觞，这日不曾扮戏。这伙人说的无非是些奸盗诈伪之言，露的无非是些猖狂恣纵之态，脱不了都是些没家教、新发户、混帐郎君。席间上了一道鳊鲙，因此大家说道：“今冬雉兔甚多，狼虫遍野，甚不是丰年之兆。”你一言，我一语，说道：“各家都有马匹，又都有鹰犬，我们何不合伙一处打一个围，顽耍一日？”内中有一个文明说：“要打围，我们竟到晁大哥庄上。一来那雍山前后地方宽阔，野兽甚多，也还得晁大哥作个东道主人方好。”晁大舍遂满口应承。讨出一本历日，拣了十一月十五日

宜畋猎的日子，约定大家俱要妆扮得齐整些，像个模样，卯时俱到教场中取齐发脚。也要得一副三牲祭祭山神土地，还得一副三牲祭旗。晁大舍道：“这都不打紧，我自预备。”

约期定了。吃至次日五更天气，雪渐下得小了，也有往家去的，也有在晁家暖房内同女戏子睡的。晁大舍吃了一夜酒，又与珍哥做了点风流事件，一觉直睡到申时方起。前面借宿的朋友也都去了。晁大舍也不曾梳洗，吃了两碗酸辣汤，略坐了一会，掌上灯来，那宿酒也还不得十分清醒，又与珍哥上床睡了。枕头边说起十五日要大家到雍山打围，到庄上住脚，须得预先料理。

珍哥问了详细，遂说道：“打一日，我也要去走一遭，散散我的闷气。”晁大舍说：“你一个女人家，怎好搭在男人队里？且大家骑马，你坐了轿，如何跟得上？”珍哥说：“这伙人，我那一个写不出他的行乐图来！十个人我倒有十一个是我相处过的。我倒也连这伙人都怕来不成！若说骑马，只怕连你们都还骑不过我哩！每次人家出殡，我不去妆扮了马上驰骋？不是‘昭君出塞’，就是‘孟日红破贼’。如今当真打围，脱不了也是这个光景，有甚异样不成！”晁大舍说道：“你说的有理。得你去，越发觉得有趣些。你明日把那一件石青色酒线披风寻出来，再取出一匹银红素绦做里，叫陈裁来做了，那日马上好穿。”珍哥笑道：“我的不在行的哥儿！穿着厂衣去打围，妆老儿灯哩！还问他班里要了我的金勒子、雉鸡翎、蟒挂肩子来，我要戎妆了去。”晁大舍枕头上叫道：“妙！妙！妙！咱因甚往他班里去借？淹茅燎菜的，脏死人罢了！咱自己做齐整的。脱不了也还有这几日工夫哩。”枕头边两个彼此撩掇将起来。

晁大舍次早起身，便日日料理打围的事务，要比那一起富家子弟分外齐整，不肯与他们一样。与珍哥新做了一件大红飞鱼窄袖衫，一件石青坐蟒挂肩；三十六两银子买了一把貂皮；做了一个昭君卧兔；七钱银做了一双羊皮里天青红丝可脚的鞦鞋；定制了一根金黄绒辮鞦带；买了一把不长不短的镏银顺刀，选了一匹青色骟马，使人预先调习。又拣选了六个肥胖家人媳妇，四个雄壮丫头，十余个庄家佃户老婆，每人都是一顶狐皮卧兔，天蓝布夹坐马，油绿布夹挂肩，闷青布皮里鞦鞋，鞦带腰刀，左盛右插。又另拣了一个茁壮婆娘，戎妆齐整，要在珍哥马后背标为号。晁大舍自己的行头并家人庄客的衣服，一一打点齐备。又预先向镇守刘游击借下三十四马、二十四名马上细乐，除自己家里的鹰犬，仍向刘游击借了四只猎犬、三连鹰叉。差人往庄上杀了两三口猪、磨了三四石面，准备十五日打围食用。

到得十一月十五日卯时前后，那十余家富户陆续都到了教场，也都尽力打扮，终须不甚在行。末后晁大舍方到，从家中摆了队伍，先是一伙女骑摆对前行；临后珍哥戎妆骑马，后边标旗紧随；标后又有一二十四女将护后，方是晁大舍兵队起行。步法整齐，行列不乱。分明是草茆儿戏，倒像细柳规模。众人见了，无不喝彩。下了马，与珍哥同向众人相见。众人虽俱是珍哥的旧日相知，只因从良以后，便也不好十分斗牙拌齿，说了几句正经话，吃了几杯壮行酒。晁大舍恐众人溺了他的精骑，令各自分为队伍，放炮起身。一时，到了雍山前面，踟定围场。只见：

马如龙跃，人似熊强。虎翼旗列为前导，荡漾随风；豹尾幡竖作中坚，飘扬夺目。獬豸继犬，人疑灌口二郎神；箭羽弓蛇，众诧桃园三义将。家丁庄客，那管老的、少的、

长的、矮的、肥胖的、瘦怯的，尽出来胁肩谄笑，争前簇拥大官人；仆妇养娘，无论黑的、白的、俊的、丑的、小脚的、歪辣的，都插入争妍取怜，向上逢迎小阿妈。大官人穿一件鸦翎青袄，浅五色暗绣飞鱼；小阿妈着一领猩血红袍，细百纳明挑坐蟒。大官人骑追风騾驎，手持一根浑铁棒，雄赳赳抖擻神威；小阿妈跨耀日骄骢，腰悬两扇夹皮牌，怒狠狠施为把势。谁知侠女兴戎，比不得萧使君逡巡阆苑，那滕六神那敢涌起彤云？况当凶星临阵，还不数汉桓侯遏水断桥，若新垣平再中景日。封狼暴虎，逐鹿熏狐，麋鹿者欢声动地；品箫炙管，击鼓鸣金，振旅者歌韵喧天。正是人生适意贵当时，纵使乐极生悲那足计！

随惊动了许多獐孢鹿鹿、雉兔獾狼，大家放狗撒鹰，拈弓搭箭，擒的擒，捉的捉，也拿获了许多。

谁知这雍山洞内，久住有一个年久的牝狐，先时寻常变化，四外迷人；后来到一个周家庄上，托名叫仙姑，缠住了一个农家的小厮，也便没有工夫再来雍山作孽，不过时常来自家洞内照管照管。有时变了绝色的佳人，有时变了衰残的老媪，往往有人撞见。那日恰好从周家庄上回来，正打围场经过，见了这许多人马，猎犬苍鹰，怎敢还不回避？谁知他恃了自己神通广大，又道是既已变了人像，那鹰犬还如何认得？况又他处心不善，久有迷恋晁大舍的心肠。只因晁大舍庄上佛阁内供养一本朱砂印的梵字《金刚经》，却有无数诸神护卫，所以不敢进他家去。今见晁大舍是个好色的邪徒，带领了妓妾打围，不分男女，若不在此处入手，更待何时？随变了一个绝美娇娃，年纪不过二十岁之下，穿了一身缟素，在晁大舍马前不紧不慢的行走。走不上两三步，回头顾盼，引得晁大舍魂不附体，肚里想道：“这雍山前面，我都是认识的人家，那里来这个美女？看他没人跟随，定然不是大家宅眷；一身重孝，必定是寡妇新丧。真是奇货可居。弄得到家，好与珍哥称为二美。左英右皇，这也是风流一世！”正在忖度模拟。

谁想这样皮囊幻相，只好哄那愚夫的肉眼。谁知那苍鹰猎犬的慧目把这狐精的本相看得分明。猎犬奔向前来，苍鹰飞腾罩定。狐精慌了手脚，还了本形，鹰犬四面旋绕，无隙可藏，随钻在晁大舍马肚下躲避，原要指望晁大舍救他性命。那知晁大舍从来心性是个好杀生害命的人，不惟不肯救拔，反向插袋内扯出雕弓，拈了羽箭，右手上扯，左手下推，照着马下狐精所在，对镫一箭射去，只听的“嗥”的一声，那狐精四脚登空，从旁一只黄狗向前咬住，眼见的千年妖畜，可怜一旦无常！从狗口里夺将下来，杂在猎获的禽兽队内，收军敛马，同回庄上吃饭。凯旋回到城内，还都到了晁家宅上。珍哥同一班妇女自回后面去了。搬出果菜，大家吃了一回酒。将所得的野味，大家均分了。将射死的狐精独让与晁大舍收下。各将辞谢回家。

晁大舍送客回来，刚刚跨进大门，恍似被人劈面一掌，通身打了一个冷噤，只道是日间劳碌，也就上床睡了。谁知此夜睡后，没兴头的事日渐生来。

且听下回接说。

第二回

晁大舍伤狐致病
杨郎中卤莽行医

血气方刚莫恃强，精神惟恐暗消亡。

再兼残忍伤生类，总有卢医少医方。

却说晁大舍从晚间送客回来，面上觉得被人重重打了一个巴掌一般，通身打了一个冷噤，头发根根直竖，觉得身子甚不爽快；勉强支持了一会，将那分的几只雉兔并那个射死的死狐交付家人收了，随即进到珍哥房内，没情没绪，垂了头坐在椅上。

那珍哥狂荡了一日回来，正要数东瓜、道茄子，讲说打围的故事，那大舍没投仰仗的不大做声，珍哥也就没趣了许多，问道：“你回来路上欢欢喜喜的，你如何便恼巴巴起来？你一定又与禹明吾烦恼了。”晁大舍也不答应，只摇了摇头。珍哥又道：“你实是为何？你的脸都焦黄土褐色的，多因路上冒了风寒。我叫人做些酸辣汤，你吃他两碗，热炕上发身汗出，情管就好了。”晁大舍说道：“你叫丫头暖壶热酒来，我吃两大钟，看他怎的。”

丫头拿了四碟下酒的小菜，暖了一大壶极热的酒，两只银镶雕漆劝杯，两双牙箸，摆在卧房桌上。晁大舍与珍哥没一些兴头，淡淡的吃了几大杯，也就罢了。一面叫丫头扫了炕，铺了被褥，晁大舍与珍哥也都上炕睡了。睡去梦中常常惊醒，口中不住呻吟。睡到二更，身上火热起来，说口苦、叫头疼，又不住的说谰语。珍哥慌了手脚，叫丫头点起灯，生了火，叫起养娘，都来看待；一面差人敲计氏的门，请计氏来看望。

那计氏两三日听得有人说道，与珍哥做戎衣、买鞮带，要同去庄上打围，又与一伙狐群狗党的朋友同去。计氏闻得这话，口中勉强说道：“打围极好。如今年成作乱，有了杨家女将出世，还怕甚么流贼也先！”心内说道：“这些婆娘，听不得风就是雨。一个老婆家，虽是娼妓出身，既从了良，怎么穿了戎衣，跟了一伙汉子打围？这是故意假说要我生气。我倒没有这许多闲气生来。若是当真同去打围，除了我不养汉罢了，那怕那忘八戴销金帽、绿头巾不成！”把那听见的话也只当耳边风，丢过一边去了。

及至十五日侵早，计氏方才起来，正在床上缠脚，只听得满家热热闹闹的喧哗，又听得那营中借来的二十四名鼓手动起乐来，又听得放了三声铙。计氏问道：“外面是做甚的？如此放炮吹打？”养娘说道：“你前日人说不信，这却是小珍哥同大爷打围去了。”计氏呆了半晌，说：“天下怎有这等奇事！如今去了不曾？”养娘说道：“如今也将待起身。”计氏说道：“待我自己出去看看，果是怎样个行景。”

计氏取了一个帕子裹了头，穿了一双羔皮里的段靴，加上了一件半臂，单叉裤子，走向前来，恰好珍哥、晁大舍都已上马行了。计氏出到大门上，闭了一扇门，将身掩在门后，将上半截探出去看望，甚是齐整。许氏又是气，又是恼。

那些对门两舍的妇女也都出来看晁大舍与珍哥起身，也有羡慕的，也有数说的，也有笑话的。看见计氏在门首，大家都向前来与计氏相见。计氏说道：“我还不曾梳洗，

大家都不拜罢。”计氏让他们到家吃茶。众妇人都辞住不肯进去，站定叙了句把街坊家套话。有一个尤大娘说道：“晁大婶，你如何不同去走走，却闲在家中闷坐？”计氏说道：“我家脸丑脚大，称不起合一伙汉子打围，躲在家中，安我过苦日子的分罢！”有一个高四嫂说道：“晁大婶倒也不是脸丑脚大，只有些体沉骨重，只怕马驮不动你。”又说道：“大官人也没正经。你要尊敬他，抬举他，只在家中尊他抬他罢了，这是甚么模样！他倒罢了，脱不了往时每日妆扮了昭君，妆扮了孟日红，骑着马，夹在众戏子内与人家送殡。只是大官人僧不僧、俗不俗，不成道理。莫说叫乡里议论，就是叫任里晁爷知道，也不喜欢。”计氏说道：“乡里笑话，这是免不得的。俺公公知道，倒是极喜欢的，说他儿子会顽，会解闷，又会丢钱，不是傻瓜了。俺那旧宅子紧邻着娘娘庙，俺婆婆合我算记，说要拣一个没人上庙的日子，咱到庙里磕个头，也是咱合娘娘做一场邻舍家。他听见了，瓜儿多，子儿少，又道是怎么合人擦肩膀，怎么合人溜眼睛，又是怎么着被人抠屁眼，怎么被人剥鞋。庙倒没去得成，倒把俺婆婆气了个挣。不是我气的极了，打了两个嘴巴，他还不知怎么顶撞俺娘哩！”

高四嫂说道：“大官人这等顶撞晁奶奶，晁爷就不嗔么？”计氏说道：“晁爷还裂着嘴笑哩！还说：‘该！该！我说休去。只当叫人说这话来才罢了！’这就俺公公管教儿的话了。”高四嫂说道：“晁奶奶可也好性儿，不敢欺，俺小人家依不的！这若是俺那儿这们败坏我，我情知合他活不成！”计氏说：“俺娘没的敢合他强一句么？极的慌，挤着眼，往别处吊两眼泪就是了。只是我看拉不上，倒骂两句打两下子，倒是有的。”高四嫂说道：“你们这会管教，嗔道管教的大官人做了个咬脐郎！”众人问说：“大官人怎么是个咬脐郎？”一个老鄢说道：“哎哟！你们不醒的。咬脐郎打围，井边遇着他娘是李三娘。如今大官人同着小娘子打围，不是咬脐郎么？”众人说道：“俺那里晓得。怪道人说鄢嫂子知今道古！”

计氏说道：“你还说叫我管教他！我还是常时的我，他还是常时的他哩么？投到娶这私窠子以前，已是与了我两三遭下马威，我已是递了降书降表了。我还敢管他哩！”

高四嫂道：“晁大婶，你是伶俐人，我说你听。你倒休要赌气，要不拿出纲纪来，信着他胡行乱做，就不成个人家。抛撒了家业或是淘碌坏了大官人，他撅撅屁股丢了，穷日子是你过，寡是你守。可是说蚂蚱秀才的话，‘飞不了你，跳不了你’。俺家里那个常时过好日子时节，有衣裳尽着教他扎括，我一嗔也不嗔。他待和他睡觉，凭他一夜两夜，就是十来宿，我也知不道甚么是争风吃醋。要是丢风撒脚，妄作妄为，忘八淫妇，我可也都不饶。”

计氏说道：“他如今红了眼，已是反了，他可不依你管哩！”

老鄢说道：“真是一个同不的一个。他高大爷先鬼头蛤蟆眼，你先虎背熊腰的个婆娘。他要做文王，你就施礼乐；他要做桀纣，你就动干戈！他高大爷先不敢在你手里展爪，就是你那七大八，像个豆姑娘儿是的，你降他像钟馗降小鬼的一般。你又自家处的正大，恩威并济，他高大爷再又正经，怎么不好？今大官人像个凶神一般，小娘子登过坛唱过戏的人，可是说的好？妆出孟日红来，连强盗也征伏了人！这晁大婶小身薄力，到得他两个那里？”高四嫂笑道：“狗！天鹅倒大，海青倒小，拿得住住的！”一边说，一边大家拜了拜，走散。

计氏回到房中，寻思起来，不由人不生气，号天搭地哭了一场，头也不梳，饭也不吃，烧了烧炕睡了。到了这半夜，一片声敲得门响。若是往时，计氏有甚害怕？又是个女人，除了降汉子，别又没有甚么亏心，一发不用惊恐。如今被晁大舍降了两顿，那妇人的阴性就如内官子一般，降怕他一遭，他便只是胆怯，再也不敢逞强。

计氏想道：“有甚缘故？如何把门敲得这等紧急？这一定有多嘴献浅的人对那强人说我在大门前看他起身，与街坊妇人说话。这是来寻衅了！我就是到门前与街坊家说几句话，也还强似跟了许多孤老打围丢丑！”把床头上那把解手刀拔出鞘来，袖在袖内，“看他来意如何，若又似前采打，我便趁势照他胸前戳他两刀，然后自己抹了头，对了他的命！”算记停当，挺着身，壮着胆，叫起丫头养娘，开了门，问是怎么的。

只见一个家人媳妇，慌慌张张的说道：“大爷不知怎的，身上大不自在，不省人事，只是谵语，快请大奶奶前去看守！”计氏说道：“他已是与我不相干了。如何打围没我去处，病了却来寻我？日里即如凶神一般，合老婆骑在马上，雄赳赳的，如何就病的这等快？这是忘八淫妇不知定下了甚么计策，哄我前去，要算计害我。你说道：他也不认我是他老婆，我也没有了汉子！真病也罢，假病也罢，我半夜三更，不往前去！若是要处置我，脱不了还有明日！要杀要砍，任你们白日里摆布！若是真病，好了是不消说起；死了时节，他自有他任里爹娘来与淫妇讨命，我也是不管他的！”

那个来请计氏的家人媳妇将计氏的话一五一十学与珍哥。珍哥说道：“王皮好了，大家造化！死了，割了头碗大的疤！有我这个婆娘，没帐！”虽是口里是这等强，心里也未免几分害怕。

晁大舍又愈觉昏沉。珍哥等不得天亮，差了一个家人晁住，去请宣阜街住的杨太医来诊视。那厚友中，禹明吾在晁家对门住，是个屯院的书办，家里也起了数万家事，与晁大舍近邻，所以更觉的相厚。见晁住请了杨太医先自回来，禹明吾问说：“你趁早那里回来？这等忙劫劫的。”晁住说道：“我家大爷自从昨晚送了众位进门，似觉被人脸上打了一个巴掌的，身上寒噤。到了半夜，发热起来。如今不省人事，只发谵语。小人适才往宣阜街请杨太医诊视，他还在家梳洗，小人先来回话。”

禹明吾说道：“你家大爷昨日甚是精爽，怎么就会这等病？”即约了附近同去打围的朋友，一个尹平阳，一个虞凤起，一个赵雏陵，四个同到了晁家，厅上坐定。杨太医却好也就进门。大家叙了揖，说起昨日怎样同去打围，怎样回来，怎样走散。还说晁大舍怎样自己射杀了一妖狐。杨太医都一一听在肚里。

这个杨太医平日原是个有名莽郎中，牙疼下四物汤，肚冷下三黄散的主顾；行止又甚不端方，心性更偏是执拗；往人家走动，惯要说人家闺门是非，所以人都远他。偏有晁大舍与他心意相投，请他看病。他心里想道：“晁大舍新娶了小珍哥，这个浪婆娘，我是领过他大教的。我向日还服了蛤蚧丸，搽了龟头散，还战他不过。幸得出了一旅奇兵，刚刚打了个平帐。晁大舍虽然少壮，怎禁他昼夜挑战，迭出不休！想被他弄得虚损极了。昨又打了一日猎，未免劳苦了，夜间一定又要云雨，岂得不一败涂地！幸得也还在少年之际，得四帖十全大补汤，包他走起。”又想道：“我闻得他与小珍哥另在一院居住，不与他大娘子同居，进入内房看脉，必定珍哥出来相见。”又想道：“禹明吾这伙人在此，若同进他房去，只怕珍哥不出来了。”又想道：“这伙人也是他的厚朋友，昨日也

曾在一处打围，想也是不相回避的。只是人多了，情便不专。”

于是杨太医心绝不寻源问病，碌碌动只想如此歪念头，正似吊桶般一上一下的思量。晁住出来说道：“请杨相公进去。”禹明吾等说道：“我也要同进去看看。”晁住说：“房内无人，请众位一同进去无妨。”转过厅堂，才是回廊，走过回廊，方到房前。只见：

绿栏雕砌，猩红锦慢悬门；金漆文几，鹦绿绣茵藉座。北墙下着木退光床，翠被层铺锦绣；南窗间磨砖回洞炕，线条叠代簾蓑。卧榻中，睡着一个病夫，塌踞着两只眼，咕咕咕咕。床横边，立着三个丫头，歪拉着六只脚，唧唧啾啾。铜火盆，兽炭通红；金博炉，篆烟碧绿。说不尽许多不在行的摆设，想不了无数未合款的铺陈。

晁住前面引路，杨太医随后跟行，又有禹明吾、尹平阳、虞凤起、赵雏陵一同进去。晁住掀起软帘，入到晁大舍榻前，还是禹明吾开口说道：“咱昨日在围场上，你一跳八丈的，如何就这们不好的快？想是脱衣裳冻着了。”晁大舍也便不能作声，只点点头儿。杨太医说道：“这不是外感，脸上一团虚火，这是肾水枯竭的病症。”

五个人都在床前坐定了。杨太医将椅子向床前掇了一掇，看着旁边侍候的一个盘头丫头，说道：“你寻本书来，待我看一看脉。”若说要元宝，哥哥箱子内或者倒有几个，如今说本书，垫着看脉，房中那得有来？那丫头东看西看，只见晁大舍枕头旁一本寸把厚的册叶，取将过来，签上写道“春宵秘戏图”。杨太医说道：“这册叶硬，搁的手慌。你另寻本软壳的书来。若是大本《缙绅》更好。”那丫头又看了一遍，又从枕头边取过一本书来，签上写是“如意君传”，幸得杨太医也不曾掀开看，也不晓得甚么是“如意君”，添在那册叶上边，从被中将晁大舍左手取出，搁在书上。

杨太医也学歪了头、闭了眼，妆那看脉的模样。一来心里先有成算，二来只寻思说道：“这等齐整，那珍哥落得受用，不知也还想我老杨不想？”乱将两只手，也不按寸关尺的穴窍，胡乱按了一会，说道：“我说不是外感，纯是内伤。”

禹明吾问道：“这病也还不甚重么？”杨太医说道：“这有甚么正经。遇着庸医错看了脉，拿着当外感，一贴发表的药下去，这汗还止的住哩！不由的十生九死了。如今咱下对症的药，破着四五贴十全大补汤，再加上人参、天麻两样挡钱的药，包他到年下还起来合咱顽耍。”说毕，大家也就出去，各自散了。

晁住拿着五钱银，跟了杨太医去取药。一路走着，对晁住说道：“您大爷这病，成了八九分病了。你见他这们个胖壮身子哩，里头是空的。通像一堵无根的高墙，使根杠子顶着哩！我听说如今通不往后去，只合小珍哥在前面居住，这就是他两个的住宅么？”晁住也一问一对的对话。取了药回到家中，将药亲交与珍哥收了，说道：“药袋上写的明白，如今就吃。吃了且看投不投，再好加减。”珍哥说道：“他还说什么来？他没说你爷的病是怎样着？”晁住说道：“他说俺大爷看着壮实，里头是空空的，通像那墙搜了根的一般。‘你合你姨说，差不多罢，休要淘碌坏了他！’”珍哥微笑了一笑，骂道：“放他家那撅尾巴骡子臭屁！没的那砍头的臭声！我淘碌他甚么来？”一面洗药铫，切生姜，寻红枣，每贴又加上人参一钱二分。将药煎中，打发晁大舍吃将下去。

谁想歪打正着，又是杨太医运好的时节，吃了药就安稳睡了一觉。临晚，又将药滓煎服，夜间微微的出了些汗，也就不甚谗语了。睡到半夜，热也退了四分。次早也便省的人事了。

珍哥将他怎样昏迷，怎样去请计氏不来，杨太医怎样诊脉，禹明吾四人怎样同来看望，一一都对晁大舍说了；又把眼挤了两挤，吊下两点泪来，说道：“天爷可怜见，叫你好了罢！你要有些差池，我只好跑到你头里罢了！跑的迟些，你那‘秋胡戏’待善摆布我哩！”晁大舍拖着声儿说道：“你可也没志气！他恨不的叫我死，见了他的眼，你没必要紧去请他！你要不信，你去看看，他如今正敲着那歪拉骨鞋帮子念佛哩！”珍哥说道：“你且慢说嘴，问问你的心来。夫妻到底是夫妻，我到底是二门上门神。”晁大舍说道：“你说的是我大鸡巴！我只认的小珍哥儿，不认的小计大姐！你且起去，还叫人去请了杨古月来看看，好再吃药。”仍叫晁住进到窗下，珍哥分付道：“你还去请了杨古月再来看看你爷，好加减下药。你说吃了药，黑夜安稳睡了一觉，热也退了许多，如今也省的人事，不胡说了。你骑个头口去，快些回来。”

晁住到了杨太医家，一五一十将珍哥分付的话说了一遍。杨太医眉花眼笑的说道：“治病只怕看脉不准，要是看的脉真，何消第二贴药？只是你大爷虚的极了，多服几剂，保养保养。要是时来暂去的病，这也就不消再看了。昨日要是第二个人看见你家这大门户，饶使你家一大些银子，还耽阁了‘忠则尽’哩！你那珍姨，我治好他这们一个汉子，该怎样谢我才是？”晁住说道：“我昨日对俺珍姨说来，说杨爷叫和你说，差不多罢，少要淘碌坏了俺爷哩！”杨古月问道：“你珍姨怎样回你？”晁住说：“俺珍姨没说甚么。只说‘没的放他那撮尾巴骡子屁！砍头的那臭声！’”大家笑说了一回。

杨古月备了自己的马，同晁住来到门前，到厅上坐下。往里传了，方才请进。晁大舍望着杨古月说道：“夜来有劳，我通不大省人事了。吃了药，如今病去三四分了，我的心里也渐明白了。”杨古月裂着嘴，笑的那一双奸诈眼没缝的说道：“有咱这们相厚的手段，还怕甚么！”一边要书看脉。那丫头仍往晁大舍枕旁取那册叶合《如意君传》。晁大舍看见，劈手夺下，说道：“你往东间里另取本书来！”丫头另取了一本《万事不求人》书。垫着看了脉，说道：“这病比昨日减动六七分了。今日再一贴下去，情管都好了。”辞了晁大舍，晁住引着，由东里间窗下经过，珍哥将窗纸挖了一孔，往外张着，看着杨古月走到跟前，不重不轻的提着杨古月的小名，说道：“小楞登子！我叫你多嘴！”杨古月忍着笑，低着头，咳嗽了一声，出去了。晁住另拨了一个小厮小宦童跟了杨太医家去取药回来，照依药袋上写明煎服，果然就又好了许多。禹明吾这伙厚友也时常来看望，不住的送密罗柑的、酥梨的、薰橘的、荸荠乌菱的、蜜浸的，也络绎不绝。

晁大舍将息调理，也整待了一个月，至十二月十五日起梳洗，身上也还虚飘飘的。想是虽然扶病，也还与珍哥断不了枕上姻缘，所以未得复原。天地上磕了头，还了三牲愿心，又走到后边计氏门边说道：“姓计的，我害不好，多谢你去看我！我今日怎的也起来了？我如今特来谢你哩！”计氏说道：“你没得扯淡！你认得我是谁？我去看你？你往看你的去处谢！你谢我则甚？”隔着门说了两句话，仍回前面来了。没到日头两，也就上床睡了。

次十六日起来，将那打来的野鸡兔子取出来检点了一番。虽是隔了一月，是数九天气，一些也不曾坏动。要添备着年下送礼，又将那只死狐翻来覆去看了一会，真是毛深温厚，颜色也将尽数变白了。交付家人剥了，将皮送去皮园硝熟，算计要做马上座褥。因年节近了，在家打点浇蜡烛、炸果子、杀猪、央人写对联。买门神纸马、请香、送年